

惠州文脉【花地·西湖】

在春天看一场桃花

林秋萍

仿若整个春天,是为了看一场桃花。仿若看了桃花,便有了许多的期待。想起那年在河源上坪看桃花,也是阳春三月,草长莺飞,百花争艳,美不胜收。后来,一到春天,我便想起桃花,觉得春天是属于桃花的,春天为桃花而来,而桃花也为万紫千红的春天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。“千朵秾芳倚树斜,一枝枝缀乱云霞。凭君莫厌临风看,占断春光此是花。”桃花芳菲烂漫、娇柔妩媚,如一朵朵绯红的轻云,装点着这个纷扰的世界。像清水芙蓉的女子,高贵脱俗,清新高雅,仪态万千。千树万树的桃花与群山万壑相映衬,与峰峦叠翠相辉映,形成了花恋着树,树恋着山的美丽盛景。千回百转,回味无穷。在春天,赏桃花是最时尚的户外活动。这个春天,意外邂逅了桃花源,而且离我不远,从惠东县城驱车过去大约一个小时的行程。可以去赏桃花,我欣喜莫名,毕竟要等待一年之久才能看一场桃花。不仅可以收获一个好心情,还可以感受一下陶渊明笔下真正意义上的世外桃源的美妙境界……念起心动,欣然约友前往,在路上的风景也是美不胜收。

收。打开车窗远眺,艳阳高照,我们就好像被放飞了鸟儿,遨游蓝天,文思涌动。眯着小眼,都能感受到天边的云、远山的树,还有村舍田园,是如此美妙,自然而然把身心融入天地之间。友人的桃园就在松坑石溪的一个山庄上,500多亩地已是不小的规模。据桃园主人介绍,这里引种的品种来自正宗的连平鹰嘴桃。友人在打造这片桃园山庄之前,已经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了,而且很难得他还是一个诗人,是中华诗词学会会员,写了许多奇妙的田园诗句。“咏闲星山庄·乐在深山筑小巢,修身养性远尘嚣。春风透竹千峰雨,秋月窥帘一梦遥。痴恋林泉非作秀,钟情骚雅也跟潮。布衣素菜吾心愿,贵客光临酒满瓢。”就是出自他至情至性的手笔。山庄里除了有桃子,还有莲藕、李子和杨梅,也是别有风味。为什么山庄的桃李特别好吃,也许跟肥沃的土地有关系吧。晚上在凉亭上看星赏月聊诗,简直就是人生最惬意的事情了。去年是值得回味的,眼下也要抓住美好。时至黄昏,夕阳仿若是为了等待我们的到来不肯落去。车一停下,我们就直奔桃林,已有多位诗人朋友先我们而到了。桃花娇羞着,这儿一朵,那儿一朵,一点都看不到那年在河源连平上坪看到的盛景,朋友就解释说,就是才刚开的花,那么好看,就忍不住呼朋唤友过来了!哇,迫不及待想与人分享喜悦,这也是我曾有过的心情,没想到这会正合我意,我恰恰喜欢看花骨朵呢。

望着这一朵又一朵如轻云点缀的桃花,做一个深呼吸,花香阵阵袭来。只是轻轻地呼吸,花香就能沁入你的心扉,瞬间让你的心怦怦乱跳。那一树树含苞欲放的桃花,在春风里又孤傲又清高,仿若不曾被打扰,面对突然造访的我们,却从容不迫,它们自顾自地芬芳,自顾自地绽放。突然很羡慕这一片沃土,它们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拥有桃花,多少人为了寻求心中的那片桃花源,跋山涉水,却最终落得个擦肩而过,而这片沃土却得来全不费功夫。瞧瞧好友年纪也不轻了,却面若桃花,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,他何其有幸,能够成为桃源主人,真是让人好生羡慕啊!松坑石溪村位于多祝镇边远的一个小山村,全村总面积27平方公里,距离多祝镇8公里,距离县城36公里。除了这一大片新开发的桃园,村民也种植仙人掌、李子、荔枝、龙眼、柠檬等。据说,石溪村是西枝江水源之一,村民一直对水源环境保护非常重视,好山好水种好果,水源孕育桃源,想必石溪村的桃子李子特别好吃,跟这个水源有直接的关系。等到桃花绽放了整个春天,直到五六月,这片熙熙攘攘的桃花就结成了桃子,漫山遍野的果实带来更大的诱惑。石溪的桃子有一个特点,就是比其他地方早熟一个月。开花结果,是一种必然。而相对于那些只开花不结果的桃,桃花更增添了一种人气。我们中国人注重的是开花结果,婚姻爱情亦如此,没有结果的爱情让人望而生畏,所以桃花更令人心驰神往。

小时候常读的书有描绘豪情墨客归隐山林,此情此景,怎不让人心驰神往?如果可以,我愿意住下来,与桃花为伴,与绿野为伍,至少,在春天,就来看一场桃花,在夏天,再与你相约摘一场桃子。这不,桃花还绕在心头,夏天悄悄就到了,正是摘桃时节。看花摘桃,摘桃看花,同样美妙,不是吗?

水流石上

邹娟娟

寂静的清晨,到达山脚,听水声淙淙。沿途而上,绿树荫浓,水流不断向前,足下的山石逐一后退。蓝天白云,轻岚似纱,跋山涉水,呼吸的每一口气似乎也有水流的爽快和灵动。当我第一次踏上山而行时,瞬间被清冽的石上水流吸引。素满绿潭,回清倒影。水映石上,如明珠镶嵌。中无杂染,日月为痕,沉淀千年。徜徉至此,心驰神往。杳杳石径,波心荡,粼粼起伏。石者,不惜嵯峨之姿,清峻峻茂,护卫一方水土。苔痕漉漉,浓淡俯仰,审视光阴流驶。水滑过,石为底,苔相迎,应和有声。勿管烈日炎炎,勿管凉风飒飒,水流婉转,潺潺不歇,成小令,成诗行,成一路花香四溢。水流石上,游鱼潜伏,在缝隙间嬉戏。水若平缓,鱼静立;水若湍急,鱼匆忙。水有推动的力量,带动鱼儿的一举一动。以凸起的石为中心,鱼水环绕,自有妙趣。天然去雕饰的石,水中岛屿一般,一石一世界,一水一乾坤。日光映照,影斑驳,辨不清哪是鱼身,哪是石影。唯水诚明,邀绿荫云鸟齐聚一堂。愈盛,愈包容。我自小生活的地方,少有山石,平地偏多,泥沙是常态。童年时代,我曾在沟渠寻觅过水源。那些水细弱浅薄,了无生趣,常隐匿于杂乱的草丛里。遇到干旱天气,农人们开水闸,将井房的水引到田里。纵横交错的沟渠这才充满生机——翻涌奔腾的水裹挟并底,惹得群草疯狂舞动。我们坐在井房旁的水泥通道上,任水流冲刷足底。哗哗,哗哗,耳旁只有水声,眼中只有水色。那些泥泞和疲惫早已销声匿迹,留下的是灰白底色下的清爽。胆大的男孩子尝试站在水里,稍不注意,会扑通栽倒。站得久的,忍着滑腻,佯装镇定。女孩子用足跟和脚趾磨水泥壁,总觉得粗糙干燥,不如在水中舒服。水泥壁上淌过的水,是我们欢乐的源泉。坐着闹着,站着笑着,无拘无束,如同水流一般自在。村里时兴盖楼房了。有人专门在院中砌水池,黄沙水泥石浇筑池底,底部铺五色石子。里面的水多是自来水,汨汨流动而来,而农村灰尘大,需经常换水,才得清静。像这样精致打理的景致,能保留原样的寥寥无几。若在大自然中,天高水阔,奇石花卉,便是相得益彰,而人工的石水相配毕竟显得小家子气。后来,村中走出去的人渐多,像当年的井水,源源不断地更新希望,奔流不息、韧性十足。他们渴望遇到山,惊叹那傲然挺立、高大蜿蜒的磅礴气势。惊涛拍岸,高山流水。山水相逢,胜却人间无数!水流到水穷处,坐着云起时。在水和石面前,只有静默和仰慕!水流石上,彼此相伴,屏息凝视,犹如欣赏划过一生波澜的画卷!

六和塔

夏杨

此刻的西湖宁静温柔
此刻的郊野山花烂漫
此刻不关心许仙和白娘子
此刻我在想你

一起走过的旧时光
笑闹与哭泣
灯火与晨曦
那是谁,都小心地收藏着
在泛黄的岁月里

老不去的是思念
在时间里不断疯长的思念
此刻我就开始想你
在这五月
在这六和塔下

无以排遣
莫名的惆怅和失落
此刻不能共度
我就寄一份钱塘潮给你
在未来的某天
一起静静欣赏

就此擦肩而过
总有不舍的感伤
未能牵着手穿过柳浪去断桥
去探望梦中白莲
留在记忆中的这个五月
空有片片杨花飘飞



夏日清流

汤青 摄

缘(小小说)

唐丽萍

“河源成功孵化出三枚侏罗纪时代的恐龙蛋,世界首次!” 2221年7月23日,这条爆炸性新闻发出去后,负责这个科研项目的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家、号称“恐龙蛋研究之父”的中国科学院年轻院士麦东突然失踪,生死难卜。一时间,中华恐龙生物研究所乱了阵脚。因为恐龙复活前无古人,科学家慎之又慎。在这个节骨眼上,麦院士不见踪影,研究团队失去了领头人,新生的恐龙宝宝失去了监护人。怎么办? 麦院士在哪里? 这个时候,麦东眼前一片漆黑,脑袋沉重,隐隐作痛。他努力保持镇静,调整呼吸,挣扎两下,发现双手被反绑着,动弹不得,于是高喊:“有人吗? 这里有人吗?” 声音回旋,四周空荡荡的,有些森冷,是个山洞。 “嘭!”一个重物坠落,尘埃四起。 麦东呛得连咳几声,抬眼看一个通体发光的生物。没错,他确定是一个有温度的生命体。微光下,它长相奇特,似人非人,似兽非兽,近似科幻大片里的异类。 “你是谁? 为什么掳我到这里?” 麦东依稀记得,晚饭后,自己正在散步。夜空中突然扑下来一只大鸟,把他衔到高空。只觉得头晕目眩,耳边呼呼作响,很快失去了知觉。 发光体扑闪到麦东跟前,用额头一排眼珠子扫视他,慢条斯理地说:“我是谁不重要,重要的是你叫什么?” 听起来,像人类语言,但发音混沌,嗓子里像堵着浓痰。 “我叫麦东。” “当年在江边捡到11枚石蛋的那个小孩是不是你?” “是的。” 确有其事,麦东就是从那时开始对恐龙产生了兴趣,立志一辈子研究恐龙,要让它复活。 “负责孵化恐龙蛋的人也是你?” “你到底想要干什么?”这个项目高度保密,麦东没有正面回答。 发光体身体微微抖动,显然有些激动,恶狠狠地说:“我找他耍什么?” “缘?” 麦东被搞糊涂了,问:“缘是什么?” 话音刚落,外面传来排山倒海的轰鸣声,紧接着地动山摇,土石崩塌,乱石飞溅。 发光体有些惊慌,问:“你们地球使的什么武器?” 麦东大声说:“不是武器,是地震! 快! 解开我的手!” 发光体提起麦东的衣领,逼迫他:“快告诉我‘缘’在哪里! 我饶你不死!” 说话间,大大小小的石头从洞壁上滚落下来,砸在身旁,情况十分危急,必须从洞口逃出去,才能找到机会获救。 麦东想出一个缓兵之计,说:“你放开我,离开这里,我才能带你去找‘缘’。” 发光体怔一下,也许它根本就不懂得思考,凡事都直来直去。也许是自信东逃不脱他的手掌心,暂时放一马。它解开绳索,变身飞鸟,伸出利爪抓住麦东,振翅穿过飞石,飞往洞口。 不料,刚出洞口,从山上滚下来一块大石头,不偏不倚,正好砸在它翅膀上。它身体失重,滑翔一段距离后,降落在万绿湖水岸,变回原形。 这个时候,天空灰蒙蒙的。麦东依稀看清他的面具,一个外星人,翅膀折断了,深蓝色血水正“泊泊”往外流淌。 河源名气在外,最近一段时间,天外来客比较多,麦东已经接见过好多次了。 他脱下外套,撕成条状,帮它扎紧伤口,止住流血。问:“朋友,怎么称呼? 你来自哪个星球?” 它咬着牙关说:“我来自野狼星,是来执行任务的,编号为先锋1号。” “先锋1号,你受伤了,如果失血过多,地球血库没有你这种血型,你必须马上返回自己星球上去!” “不,任务没有完成,我不能回去!” “任务? 你是说找‘缘’?” “对。你把‘缘’交给我带回去,任务就算完成了。” 原来,野狼星上居民人口正在无序膨胀,生存条件恶化。他们一直觊觎地球人类,通过各种方式收集信息,在移民地球作准备。从河源发现大量恐龙蛋化石,到成功孵化出三枚恐龙蛋,这些情况,野狼星都在密切监控。 他们通过远程光速电波,接收到麦东对外公布的消息,分析他的讲话,其中提到:“我们在河源已经发现恐龙蛋化石1.7万枚,成功孵化出三枚恐龙蛋。接下来,还将建立恐龙乐园,打造恐龙故乡,让恐龙化石全部复活,重新在地球上生存繁衍。我们人类与恐龙有缘,同在一个地球村……”这中间就提到了“缘”。 野狼星已探知,恐龙在远古时期曾经是地球霸主,因为冰川运动而灭绝。现在人类毫不畏惧,敢将它们复活,是有一种叫“缘”的东西在发挥作用。如果野狼星不把“缘”夺过来,将来想征服地球,是不可能的。 野狼星派先锋1号潜入地球,就是冲“缘”而来。如果他完不成任务,接下来还会派出先锋2号、3号…… 地震停止了,天空大亮,桂山恢复了平静。 事不宜迟,麦东掏出手机,请求上级派直升飞机过来。 五分钟后,一辆直升飞机载着麦东和先锋1号,从万绿湖起飞,降落在中华恐龙孵化基地。 麦东带先锋1号参观了恐龙蛋化石馆展、恐龙产房、恒温孵化仓、幼仔保育箱、成年恐龙活动区。 然后,送给他一包地球上的粮食和蔬菜种子,要他带回去种植,告诉他,这些种子是我们宇航员从空间站带回来的,适应宇宙环境,完全可以在野狼星上耕种、开花、结果。 “不,我要的是‘缘’,没有‘缘’,我回去也是死。”先锋1号固执地推开麦东的手。 麦东笑了,温和地说:“我们之间已经有缘了。这些种子就是‘缘’的使者,它会把地球人和野狼星居民牵在一起,成为永远的朋友。” 先锋1号点点头,接过珍贵的“缘”,乘坐飞行器,愉快地返回自己家园了。

荷花灯

刘希

五颜六色的睡莲花,静静地卧在水面上,像极了盏盏小灯笼。我站在公园的池塘边,温柔地看着这些迷人的花朵,恍惚间,想起了第一次去市里,我花“高价”买的一支荷花灯。二十多年前,我读初一,市里组织大型游园灯会,班主任老师说服了家长,全班同学一个不剩,兴高采烈地搭上了去城里的大巴车。我们都出生在偏远乡镇的孩子,很多同学都是第一次出门,就如“刘姥姥进大观园”,看啥啥稀奇。我们一路跑呀,跳呀,在各种栩栩如生、造型各异的花灯间穿行。灯会上,隔不了多远就有招揽生意的各种小贩。有同学看中黄澄澄的条状食物,买来一吃,原来是薯条,只是经过了加工,颜色要鲜亮许多,不禁暗暗后悔,这东西,农村里可多的是呀! 有同学看中了纪念品,如印有灯笼的折扇、雨伞、挂件,有一种灯特别漂亮,它像一朵盛开的粉色荷花,中间一束白色的针状物做的灯芯,打开按钮,便发出微亮的灯光。更神奇的是,拿着这个荷花灯甩一甩,那束灯芯就会变换不同的颜色,甩一下,变个红色,甩一下,又变个绿色,再用一下,变个黄色,一共能变换七个颜色。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灯,看商贩拿着灯叫卖,看他筐子里的灯越来越少。

灯卖五块。我兜里就揣着五块。这仅有的五块,是母亲从牙缝里给我挤出来的晚饭钱,她叮嘱我,饿了买点吃的,别乱用。就是说,我买了这盏灯,只能饿着肚子回家了。 可那盏灯深深地吸引了我。我想,这样的灯,若是挂在小床上,那将是一个神奇的世界,我心里非常想得到它。那盏灯也深深地吸引了我的伙伴们,他们纷纷掏钱,把灯举在手上,时不时拿出来甩一下,再用一下,看到筐子里只剩下四五盏灯时,我把捏得湿透的钱递给了老板:“我拿一个。”当我把那盏荷花灯高举在手上,我想,我是露出了如愿以偿的、迷人的微笑的。 有了灯,再美的花也入不了我的眼睛了,我的眼里只有手上的荷花灯,我使劲地甩,看它变换各种颜色,也好像不饿了! 有同学想回家,把这神奇的玩意展示给父母看看,然后挂在小床上。那盏灯,果然如我想象中的一样,在夜晚,只要打开按钮,像会发出星星一样的光光点点,就像满天的繁星,美丽极了,浪漫极了。 那盏荷花灯,陪我走过了三年的初中住校时光。每当在黑夜里拧亮那盏灯,我心头就会涌起无限的美好与幸福。 我后来知道,那种灯叫光纤灯。而我,却一直觉得荷花灯这个名字最适合它。

夏日听雨

戚思翠

傍晚时分,忽乌云密布,狂风大作,雷电交加,继而从牙缝里给我挤出大雨……夏天的雨,真是个急性子,正如陆游所云“风如拔山怒,雨如决河倾”。 雨渐小。高耸的楼间距氤氲着薄雾的雾气,细细的雨丝仍在飘飞着,间或还夹有一阵阵温柔的雷鸣,就像一曲好听的演奏鼓乐。而这些可爱的雨精灵们,不慌不忙,不紧不慢,轻轻地掠,缓缓地洒,把整个城市划分为一层一层的。远的,看不清高楼,万家灯火,星星点点,朦胧缥缈,恍如仙境;近得迷离,楼房隐约可辨,路灯不大清晰,在绿树庇护下惬意小憩,路人却行色匆匆……整个世界在这夏夜的雨境里,平添几分含蓄与平和、浪漫与诗意。 记得儿时最怕下雨天,一因雨天没法出去玩或劳作,二因我家离校有二三里路程,多为泥泞小路。那时家穷,既没雨伞,又无雨鞋。哪怕冬天,亦是赤脚赶路。逢雨天,母亲寻块旧塑料雨布让我披上去上学。见同学们都有雨伞,甚感自卑。眼看快要到学校时,便慌忙折起塑料雨布,冒着雨冲进了学校,常被淋成“落汤鸡”。儿时上学的日子,雨带给我的,是湿漉漉的难受、苦涩涩的无奈。

青春岁月,渐渐爱上雨天,看到绵绵的雨从天上洒落,心中充满喜欢。爱在雨中漫步,听伞上的珠玉之声,或干脆不打伞,任雨打湿头发、衣衫,看烟雨中景象,享受那淡淡的忧郁与浓浓的浪漫。 也就在那时,我习惯了雨夜读书。唐诗宋词元曲,随挑一本在手。雨声便是天然音韵,平平仄、仄仄平,故去诗人便在雨中鲜活起来。 人到中年,更喜欢雨了,感觉雨中颇有诗境、画意。心情愉悦时,听听那雨声,让人产生雨打芭蕉的节奏感,透过蒙蒙雨丝,可以看到平常天气难以见到的风景画,引发几多遐思、几多感慨。心情落寞时,听听那雨声,时而如泣如诉,似某闺蜜之叹息,时而铿锵有力,俨然钢琴家演奏的交响乐! 因此,常喜拿一人打着伞在雨中行走,投入雨的怀抱,什么都可以想,什么都可以不想,一切烦恼都会随雨飘去。有时候,索性收伞淋雨,如醍醐灌顶,格外惬意! 雨,一直细细地下,绵绵地下,雷声倒是没了踪影。地上早已潮湿,在路灯和楼里人家的窗灯映照下

微微地泛光,雨水滴落的声音却是越来越密集,仿佛整个城市就是一把巨大的古琴,在这夏日雨夜里,一点点地抚弄出一曲柔婉的音乐,轻轻慢慢,飘飘洒洒。 雨,突然地停下,像是下足了,天也变亮堂起来。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舒服的凉爽。雨后的天空恢复瓦蓝一片,花木花草亦彻底沐浴过,欣欣然,碧绿滴翠,在虹霓下闪闪闪亮。此时,天地间一片静籁,鸟啾清脆得四处都是回声。一抬眼,便看到了东方天际的彩虹,那弯弯的、绚丽的一道彩桥,架起了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与向往。 国学大师季羡林的《听雨,看得见世界》里如是描述:“此时有声胜无声,我心里感到无限的喜悦,仿佛佛了仙露,吸了醍醐,大有飘飘欲仙之感了。这声音时慢时急,时高时低,时响时沉,时断时续,有时如金声玉振,有时如黄钟大吕,有时如大珠小珠落玉盘,有时如红珊白瑚沉海里,有时如弹素琴,有时如舞霹雳,有时如百鸟争鸣,有时如兔起鹘落……” 是的,夏日听雨、观世界,更能听到自己的内心世界,会拥有别样的人生感悟。